

本期主题：

毕业季

难说再见

范大悦

夕阳落山不久，西方的天空还燃烧着一片橘红色的晚霞，操场也被这霞光染成了红色。我一个人坐在角落里，望着天边，思绪却躲在脑袋里，飘零。

就在几个小时前，这里刚刚举行了一场隆重的毕业典礼。外地实习的都回来了，还有一位今早才赶到，甚至都还来不及洗脸。校歌响起，偌大的操场再也容不下我们颤抖的心。我们的学生时代在毕业典礼落幕的那一刻结束了。

我们中的大部分有十多年的时间是在校园里度过的，它见证了我们成长过程中很多重要时刻，比如中高考、青春期的第一次萌动，它就像母亲一样，包容着我们，呵护着我们，教会我们识字做人，让我们茁壮成长。

我是班里最后一个离校的。难舍难分的画面，还经常浮现脑际。小胖回湖北老家去了，说有机会还会回来看看大家，可他一走就再也没见；小白支教去了，期满后留在了那里；大个儿跟女朋友到深圳发展了，过年的时候才会回来；小海一开始去了江苏创业，失败后便没了联系……

他们走后我一个人去图书馆坐了一会。学弟学妹正聚精会神地看书，馆内静得只听得见唰唰的翻书声。我拿了一本平时最喜欢看的书，却怎么也看不进去，最后竟呆呆地望着门口，心猿意马。突然一个熟悉的身影走了出去，步态和衣着很像是小胖，我迅速地跑了过去，拍了一下他的肩膀。我认错了人。

自习室的桌子上贴满了字条。我找了个后排没人占的空位坐了下来。那一堂课我听得非常仔细，像个即将要参加高考的学生，生怕漏掉某一个字词。下课铃声响了，我第一个冲出去，准备到下一堂上课的地方占个座，走廊里沁人的凉风，猛然把我吹醒。

我在校园的林荫路上漫无目的地走着，晚饭也没记得吃。回到宿舍已是深夜，屋内满眼的杂物，堆满了零乱的记忆。昔日十几平方米的屋子里，塞了八个人，人和人之间近得似乎可以听见对方的心跳，如若你一言我一语，则像是盆钵里的黄豆，叮当作响，使人心生厌烦。如今，咬牙声、呓语、卧谈会，以往那些无法入睡时的怨声载道都已成美好回忆。

窗外只有一轮圆月。我看了看手表，正好是十二点，时针和分针再次重合。前一秒是往昔，后一秒是今朝。那种无限接近的遥远，就如同镜中花水中月，虽清晰可见，却无法触及。

东方天际出现了鱼肚白。我收拾好心情，背起行囊，准备出发。在学校大门口我回头深深地鞠了一躬，感谢四年来母校的培育之恩，然后我张开双臂，做了个拥抱晨曦的姿势，铿锵有力地说了一声：“出发！”没有人送我，但我却觉得，我的身后站满了人。

青涩记忆

■ 马俊

那年我们大学毕业前夕，不知不觉到了端午节。班里有人提议去郊外走走，采些艾蒿回来，应应端午节的景。提议一出，立马有七八个同学响应，男女同学都有，包括我。

来到郊外，大家都散了欢。那天并不炎热，还有阵阵微风吹来，特别惬意。绿色的田野一望无边，艾草的清香散发出来，诗意盎然。当然，青春本身也是一首抒情诗。我们一边说笑，一边采艾蒿，空气中弥漫着浪漫的味道。

我正在低头采艾蒿的时候，一位男同学突然站在我面前，举着一棵艾蒿大声说：“给我！这是我送给你的！”他的声音惊动了大家，众人纷纷望向我们。我愣住了，不知所措。正当我疑惑的时候，有同学笑着说：“人家把艾送给你，而且是送一棵，这是表达一生一世的爱呢！”同学们都笑起来。

我恍然明白，他这是在当众表白。那个含蓄的年代，这样大胆的表白是需要勇气的。我万万想不到会遇到这种事，脑子开始飞速旋转。这个同学各方面都不错，但对我没有任何心动的感觉，否则也不会同窗四年没有多少交集。而他呢，可能是想趁着毕业前最后的机会表白一下。

我的脸上发起烧来，不知该如何处理这种“突发事件”。周围的同学开始善意地起哄：“收下吧，收下吧！”这几个字相当于今天的“在一起，在一起”，那种情景之下，我有些慌乱。有位同学说：“人家这么真诚，可不能辜负哦！”我也觉得当众拒绝很不给人面子，对他、对我都是一件残酷的事。于是，我接过他手中的艾蒿。

接下来，大家玩得依旧开心，可我却完全心不在焉了。我觉得自己的处理方式草率了，这样收下艾蒿，相当于当众接受一份爱，以后想收场都很麻烦。但我转念又想，如果当众拒绝，肯定会更伤他。可问题是，我根本不喜欢他。我记得曾有一位学姐跟我说过，如果不喜欢，一定要明确拒绝，绝不能暧昧，因为暧昧也是一种伤害。那个年代，感情的事总是朦朦胧胧，欲说还羞。爱就一个字，难以说出口。而不爱是两个字，更难说出口。

回学校的路上，我的手里还拿着那棵艾蒿，扔也不是，不扔也不是。大家都在说说笑笑，好像没有人注意到我的表情，也根本没人知道我的心思。到了学校以后，大家四散而去。他送我到女生宿舍楼。只剩下我们两个人的时候，我把手中的艾蒿递给他：“给我！还给你！”他惊愕地看着我，愣了几秒，恍然明白了我的意思。

他低下头，没说什么，然后又抬起头，脸上没有难过的表现，反而是轻松释然和坦荡的样子。他冲我笑笑说：“谢谢你！”

匆匆那年

■ 祝会敏

又是一年一度的毕业季，不论小学中学还是大学上演着一幕幕的别离。这几天不论是快手还是抖音，都会看到一些泪洒校园的视频。难舍的别离中有对师长的不舍，有对同学的眷恋，更有着对于前途的畅想和期盼……

我们初中毕业那年是一九九二年，那个时候，大部分同学都会回家务农，也有的初中毕业不久就会完成自己婚姻大事。当时我唱的一首歌是《人在旅途》：从来不怨命运之错，不怕旅途多坎坷。班主任范老师对我说了一句话：“你的旅途中，车虽然到了一站，但不应该是你学业的终点。”结果老师一语成谶，我就是在考上了一中后也被迫终止了学业。

范老师得知我辍学了，还去我家做了思想工作，劝我的家人让我接着上高中。虽然当时父母没有答应，兜兜转转我还是在第二年又参加了中考，碰巧的是范老师还带初三，又跟着他学了三个月，我考取了中专。范老师笑着把录取通知书送到我的手中，很郑重地说：“恭喜你没有在学习上中途下车，一定要珍惜未来的学习机会。”我一直记得老师这句话，毕业，只是一站，不是终点。

中专毕业那天，我们班里买了一个大蛋糕，大家又哭又笑的告别。记得男生喝的是啤酒，女孩子们喝的是饮料。三年的相处，同学们难舍难分，尤其是我们舍友们抱在一起哭得稀里哗啦。班里的才子弹着吉他唱着忧伤的离歌。班长往黑板上写了一首诗，顿时戳到了我们的泪点：车到站了，我们走下车，告别我们共同营造的日子，等待着下一站。

我当时在讲台发言，慢慢的回忆，我和班委朝霞偷偷带着蜡烛摸到教室去学习自学考试的科目；讲到拿报箱钥匙的磊娜给我们抱来信笺，也带来年少的朦胧情愫和莫名的欢喜。是的，停留的那一站，真的好难忘，好在网络便捷，让我们能有更多的机会隔空对话，共叙友情。

我毕业后回母校当了老师，和可敬的范老师成了同事。我带的第一届学生调皮捣蛋的特别多。中学三年时光，我们一直在磨合、在斗争中结成了“革命友谊”。毕业时，我当时给学生讲了当年范老师讲给我的一番话：“毕业只是一站，不是学业、事业，乃至人生的任何一个终点，你的下一站会很难，只要朝着人生目标砥砺前行，顶峰终会抵达。”

是的，很难忘当年毕业季得到的珍贵的激励。正是那些激励，让我有更多的信心做更大的努力，愿陪伴我的学生从容走向人生的下一站！